

# 前言

關於文革，我再不把它寫下來，就快沒有能力寫了。半個多世紀過去，很多一起親歷過那些歲月的人不在了，記憶也模糊了，再不寫，就沒有機會寫了。

歷史是所有人記憶的總和，但歷史又不僅僅是記憶。每個人盡可有自己的文革，也不必挑剔他人的文革，因為以後人們說起文革，也是所有人記憶的總和。

歷史不是由親歷者寫的，是由後人寫的。但我們若不留下記憶，後人將無從寫我們的歷史。當然，歷史永遠可疑，正史經過粉飾，野史難免胡編，真假假一筆糊塗帳。司馬遷寫項羽在烏江邊仰天長歎：天亡我也，非戰之罪！他並沒有在現場，在現場的將士也沒有文字留下，這個歷史細節也是可疑的，但如果因此就否定司馬遷，那我們就沒有歷史了。

五十多年滄桑變故，家國幾經翻覆，無論如何，沒有文革，便沒有改革開放，沒有改革開放，便沒有今日中國。歷史是一條長河，後浪逐前浪，前事之果，後事之因。歷史在什麼地方轉彎，在什麼地方長驅直往，都有天經地義的邏輯，明白了過去，才可以思索未來。

當我們回望過往，都用一種俯瞰的姿態，我們高高在上，下視紛亂喧囂的塵寰。那些似曾相識的人，在他們的時代莽撞呼嘯。他們肆意揮霍青春，以野蠻為時尚，將理想寫在邪惡的旗幟上，那些輕狂日子裏種下的苦果，要用一生那麼長的時間去咀嚼。

歷史是由絕大多數人的行為構成的，人民的共同意志決定歷史的走向。但歷史只不過是籠統的表述，真正生動、有血肉、可歌可泣的，是人，是他們的選擇和命運。

說到底，關於文革，我想寫的，不是歷史，是人。

中文大學出版社：具有版權的資料